

寂寂冬日长

■ 山东泰安 管淑平

不似春日的生机勃勃,没有夏日的热情似火,也不同于秋收的如火如荼,但冬天是以低调动人的,气温一天天降下来,日子一天天静下来,我们的身心也在这冬日得以暂时休憩。冬天,是留给人们一段思考和沉淀的时间,保留和呵护元气,只为了迎接来年的和风丽日。

当寒风摇曳着第一片雪花的时候,才能明显体会到冬天行走的痕迹。雪花,纷纷扬扬地飘落,将整个大地一点一点地染白,染成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。树枝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凌,走出门,从口中呼出的热气,也顿时化作了一片迷雾,慢悠悠地飘散在空气。下了雪,山的棱角与轮廓却收敛了很多,抬眼之间,全是雪花的影子,茫茫大地,苍苍天宇,全是白白的一片了。

冬天的美不在于它迷人的外表,更在于它由内而外的深邃和收敛。从深秋到初冬,露水化为霜,气候逐渐降低,一些小动物也提前进入了冬眠期。曾经穿着单衣衬衫的人们,这时也不能只追求风度了,一身上下,从头到脚,全副武装,裹得像一个厚厚的大粽子。走在街头巷尾,可以看到孩子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戴着五彩斑斓的手套和帽子,在

雪地里嬉戏打闹。他们的欢笑声,给这寂静的冬天增添了诸多乐趣。

冬天也不是没有温馨的事情,比如,在寒冷雪天,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,品尝着热腾腾的美食,聊着家长里短,那种简单的幸福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。又比如,在雪后初晴的日子里,穿上厚厚的棉衣,戴上手套和帽子,去户外滑雪、堆雪人。一个人堆雪人没有意思,得约上三五好友一起。趁着雪下的时候,将雪人的雏形一点点地垒起来,在寒风中的忙碌,也同样充满乐趣。那种自由自在、无忧无虑的感觉,宛若童年初相遇。

冬天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季节。如果热爱白雪,就不得不忍受寒冷;倘若钟情于阳光,就得忍受雪化时的风吹彻骨。当一年走到尾声的时候,才觉得时间行走得有些匆匆,到了冬天,才能明显体会到时间行走的轨迹,此时,太阳与人们是最为亲近的,从远远的地平线跑到大半空,然后又歪歪斜斜地夕阳西下。白昼的时间很短,倘若不把这有限的时日及时抓在手中,做一点有意义的事,那么无异于耗费光阴。

我为外宾当翻译

■ 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赵家祺

早听说杨凌农高会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农业类展会,盛况空前,说实话,虽然在西安上学,但真的没有去过杨凌。机会来得很偶然。农高会每年都邀请许多外国嘉宾参加,因此免不了需要翻译配合工作,往年西安外国语大学都招研究生,今年因为时间和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重合,导致很多研究生没法参加,名额没招满,才把这次机会给到了本科生。其实我也报名了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三级笔译,但想到考试每年都有,而能去杨凌的机会少之又少,权衡了一下,还是选择报名参加农高会翻译工作。现在想来,多么庆幸自己当时的选择。

来之前以为是单纯的志愿者工作,直到工作人员为我们发了接待团的资料,才知道自己承担了多么重要的任务,仅仅看到两位外宾的身份就足够惊讶。工作正式开始前的几天非常紧张,在各种网站上搜索与农高会相关的资料,包括杨凌的人文历史等,以备不时之需。

第一天只是熟悉工作内容,参观酒店、宴会厅、展馆等,了解路线。同行舍友接待的蒙古团第一天就到了,给我的反馈是并不顺利,蒙古团听不懂英语,需要临时调整,于是又派了一个俄语翻译。我不禁想,如果伊朗团听不懂英语怎么办,我都打算临时学习基础波斯语了。第二天,我与一对一接待联络员老师踏上了去接外宾的行程。很意外,两位外宾英语都很好,人也谦逊,和蔼可亲。回酒店途中,我大着胆子和两位外宾聊天。刚开始真的很紧张,磕磕绊绊还有很多错误,但他们并未对我有任何责怪,耐心地听我讲述杨凌这座小城的人文历史,还问了我的名字。交谈的过程中,一位外宾突然问到杨凌的人口,幸好提前做了准备。其实是件非常小的事情,但从此对译前准备有了更深的认识。

第二天,按照工作安排,我下午要陪同参赞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参加一个国际论坛,一同前去的还有乌兹别克斯坦的外宾。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,除了论坛还有几个参观,依然有非常多的专业术语,不过我已经没那么胆怯了,大着胆子翻译,效果居然还不错。乌兹别克斯坦的两个外宾也非常友好,我为他们介绍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历史和成就,有一位外宾懂英语,我们的交谈也很愉快。在后来的交谈中,参赞说,他想再安排一次来西安的旅行,就请我做他的向导,为他安排行程。

参加杨凌农高会,最大的收获或许是让我自己能够认识到,原来我还有这么多可能,能够突破自己原有的局限,做成这么多事情,让我成为一个更自信、勇敢,愿意尝试、开拓更多新领域的人。



扫码获取全文

放生一只野兔

■ 甘肃临泽 汪志

深秋的一个周末,我和妻子去山里看望一位老友。从他那儿归来时,已是暮色苍茫,华灯闪闪。而乡下的老友将一只野兔送到我手上时,只见它被绳子绑着,好像腰部受伤了,有血迹。老友说,你来得好巧,早上才抓到的,很新鲜,绝对的野生,赶紧拿回家开剥了后爆炒,味道和农家散养的土鸡一样,市场价至少一两百元。

好大的一只灰色野兔!回到家后我惋惜地把它放进一个纸箱里,我凝视它片刻,它一动不动。我轻轻说,你是野兔,属野生动物,我不会吃你的,你动一下,动一下我就放生了你。想不到,我的话刚说完,它竟然动了一下。我怕自己眼花了,就再次说,你若活着,再动几下。它居然吃力地抬起头,两只耳朵竖了起来。

我的心一下激越起来!

我立即查看它的伤口,就见它的腰部有一指多宽的一道伤痕,血肉模糊,于是,找来云南白药撒在伤口上,并急急地呼唤在楼下锻炼的妻。妻一见,说,现在这伤口放生就是死,赶快去野外找些野草,好好喂养它几天,等伤口愈合了,再放生也不迟。

它的“家”在山野深处,离最近的山野也



得二十多公里。妻说,你不会骑摩托车,我来吧。将它装在一个蛇皮袋里,后座上的我抱着它,极力维持着身体的平衡。两腿为了卡紧车身,更是拽得生疼。实在提不动就倒背在肩上,胳膊酸了,手麻了,腿也酸困的不行,我咬紧牙关,为一条鲜活的生命,我觉得坚持是值得的。

终于来到山野深处,看着它慢慢钻出蛇皮袋,四条腿向前走去,我和妻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,为它平安生存祈祷,大约几分钟后,它忽然停了下来,两腿蹲地回头看着我,妻说,我们给了它第二次生命,十多天的饲养照料,它和我们有感情了,在片刻的停留后,它迈开腿跑了起来,可就在它快消失我们准备离开时,它突然又快速地跑到我们身边,半仰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,我急忙蹲下,用手抚摸着它的脑袋,轻轻拧了几下它竖起的耳朵。此时,我们都沉浸在一个生命因自己而活下来的喜悦里。



我与农高会

